

酒
徒
傳
贊
楊
綿
仲

胡耐安

「吾乃高陽酒徒，非儒人也」；試讀「史記」這兩句話，敢情，司馬子長是在把盞快飲，而又不免有其「儒冠誤我」之自我嗟嘆的當兒寫將出來的？當然，也許？敢情是個中人，「酒徒列傳」中人；所想像來之自我陶醉的說法？不過，在我所相與交往的朋輩之給與我的觀感，我是喜愛酒徒輩的「酒後」真言，吐露心腹之不詐偽不欺給的真言；這遠比那干自承「儒宗」輩之酸溜溜的談詩禮，講道德，說仁義什麼的；更富於人性之人情味的要安心，快意的多多；安心，保管不會給你一枝暗箭；快意，十足的無保留的甚而至於床第間事，在酒氣熏人鼻孔裏吐露出來。於是乎，我最珍惜朋輩中之「酒徒」的情誼；不以生死間隔，而忽視那分情誼的；楊无近，也就是楊綿仲，這位仁兄，實在是令我懸念無已，而莫之或忘的一個好朋友。

獨生子。賢內助

楊綿仲：湖南湘潭人，別署无近；用无字作別號，如呂蘧生之无悶類；那祇是譚幕中「附庸」老總「无畏」的一種標榜式的花招，猶如王安石當權時，因為王的號「介甫」，仕宦中人便爭以甫字為號，時諺有「表注」「皆帶甫」云云，是不足為「訓」的。綿仲，具有湘潭人所特有的豪邁奔放的才情；和硬挺不服輸的豪霸氣概。綿仲的老太爺棄養的早，在慈祥和藹之老母親的愛護下長大成人；我有幸屢屢的多次的「登堂拜母」，老人家的慈和，我常笑說：「綿仲的牛皮氣，就是老伯母過分驕縱的吧？」老人家祇是笑笑。綿仲是獨生子：上，既無兄弟；下，也祇有一個妹妹。可憐天下父母心，又豈祇楊老太君一己的舐犢情深而已。老人家給綿仲定的親，那位綿仲叫「文姊」的唐文英，綿仲的夫人；可不比綿仲要大上好幾歲？似乎至少要大過三歲以上？老人家的用意，是希望將「管教」的擔子交給兒媳婦挑起。兩口兒倒還相安無事，難得的是綿仲却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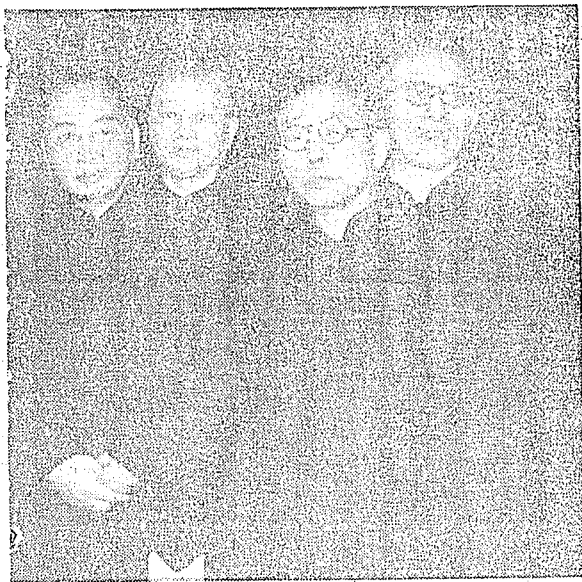
有「田舍翁多種得十斛麥，尚須換却舊婦」的那樣缺德，更沒有「另外」搞什麼名堂；當然，偷偷摸摸的歪花招，忝在老友之列的我，老實說，不敢為他「清白」保證。例如綿仲稱「姑姨姐」（姑奶奶）的一位某太太，和綿仲搭訕的當兒，却說綿仲有一類乎「媲美」湘綺老人，他的鄉賢王王秋之周媽媽類的話柄；是不是事出有因呢？好在，綿仲兄賢內助綿嫂實在是太阿彌陀佛的過分的順從丈夫；既不「告訴」，何必「乃論」。不過，綿仲雖說在家裏是「莫敢予違」的暴君；表面上却還能恰到好處的沒鬧出什麼笑話給人家磕牙。總而言之。綿仲是在母愛、妻順的氣氛下，格外的表現那種任性、逞情的「英雄氣概」。我和綿仲，是在民十二的秋冬間相識於衡陽軍次；晤談之下，知道他在漢口搞一份「黨譚」的江聲報；因為籌一點辦報經費來到衡陽找譚老總。運不逢時，正值譚老總由督師前線而轉進南退；綿仲祇得隨軍南走廣州，在湘軍總司令部掛上一個祕

書名義，就將下來。

辦報紙。無疾終

從民十二的冬間到民十三冬，我去曲江參與建國軍北伐的行列爲止；這一年來，我們住在一層樓上，朝夕相處；他的豪放，湊上我的狂傲，倒也水乳交融似的親密無間。

再後兩年，民十五的冬間，我經過長沙，綿仲正在辦一張名稱「白日報」，一張四開大小的



本文作者（右）與楊綿仲（右二）徐業道（左二）魯蕩平（左）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在台北合影。

日報，他告訴我：張八爺（輝瓚，時任二軍第四師長）給他三千元來搞這張報；包給印刷所印，就在印刷所左近租了一間房子做「編輯部」；發行、廣告，也是交給商人承包；雖說因陋就簡，在我看綿仲那付神態，倒也興頭十足。當下，自不免請我吃「玉樓東」，和他在一起搞白日報的周天根、陳伯君輩，也同是座上客。等我到湘西去了一趟，再回長沙時，相隔我去的時間，大約不到一個月；料不到，楊綿仲的白日報，却因爲承印的印刷所遭了回祿；連帶的將白日報的幾十令報紙一齊燒掉。

「白日報，出版不及百日之半，就告夭折的宣告停刊」；這是當時長沙其他「友報」，有如此之惋惜與嘲諷的「新聞記事」。探聽之下，說白日報的一夥人去了漢口；我在長沙祇是路過，也無甚勾當；便搭武長鐵路的火車去武昌。

在徐家棚下車時，巧遇羅溥存；他問我去那裏，我說打算就擱一下，如有便船，當直走上海；再轉海船去廣州。溥存便一本正經的勸住我，率直的告訴我：綿仲正眼巴巴的盼望你的到來；他們一行的來日大業，全寄託在你姓胡的身上了。說罷，便「押解」着我過了江，坐人力車到後花樓萃仁旅館；綿仲一見到我，不及細問我的行程，等我吩咐勤務兵將行李押到福昌旅館去後；便拉我、溥存，還邀他們住在一起的白日報夥伴，陳伯君周天根；一同到了一家頗够排場的浴室。直待坐定而

後，綿仲才說他們此行來到漢口，係奉中央宣傳部顧孟餘部長電令來漢工作，辦理漢口出版的中央日報，「等因」。

實在的，楊綿仲的確是幹才，在短時間內便有很特出的表現和貢獻，所可惜的是漢口這份中央日報，祇出了一百七十六號，也就是不過半年來的時間。

我和綿仲在漢口與共朝夕的，大約不會超過五個月；從此，我倆便各奔前程；他由行政院秘書而省政府秘書長、委員兼財政廳長、而財政部署長、次長；我則可憐兮兮的；由學生、教員而浪跡蠻荒，而奔波江湖；直到現在，仍舊是一個教書匠；找不出什麼「榮銜」可作「銘旌」。

出奇謀。策縱橫

綿仲在中央日報結束，打算在上海再搞無望的以後不久，便西上宜昌，依棲二軍；這時的第二軍軍長已由魯滌平升任，副軍長爲原二軍四師師長張輝瓚調充；魯軍長因病在南京將息，軍中事由張副軍長全權掌握。

張副軍長，別號石侯，他對譚總部的秘書仁兄輩極禮遇；綿仲在長沙辦白日報，張輝瓚石侯師長也是全仗他的資助。這時，大約是民十六的冬間，寧漢雖已合作；譚老總也正在南京，好像是擔任行政院長？可是，唐生智却仍控制着武漢政治分會；二軍遠戍宜昌，孤軍獨處，苦難自全。

綿仲到宜昌後，張石侯待以上賓之禮，詢

謀審計，極爲相得；當下決定：由楊綿仲去萬縣說楊森，以宜昌讓防于楊，希望楊能助以械彈；由張星舫（炯，時任二軍政治部主任）去襄陽說方振武，仗譚院長聲威，希望方能派兵助陣；另有某人去說李榮（曉炎），希望他出奇兵擾亂唐的後方；結果，皆圓滿的達成了任務。這一仗：首先由二軍擊潰唐生智嫡部第八軍吳尙部於當陽；同時，南京方面討伐唐生智的西征軍，正溯江直臨武漢；不待言喻，西征軍的勝利，也就是二軍的勝利。楊綿仲和我說起這一回的經過，口涎四濺的大有得色；他說：「譚三爺聽我談到如何的和張八爺（輝瓚）密切計議，如何的對楊森遊說，頒領其首的贊好」。論功酬庸，綿仲給譚院長留在行政院當祕書；其實，也祇不過「上卯」、「晝到」，辦點奉命交辦的公事；當然，談不上量才擢用，也更談不上什麼「鴻圖大展」。直待魯滌平拜命主贛，楊綿仲出任江西省政府祕書長，才漸漸有了「出人頭地」表現一手的機會。於此，該補充幾句：下走我，當此之時，並未追隨譚院長「翊贊」中樞；而且一連串的「唱反調」，一連串的失敗又失敗；綿仲和我之間，也是早已故人音問疏了。大約在「九一八」事變後一年，我倦飛翻落而安分守法的蟄居在上海教書。一天，綿仲和趙冰谷光臨我的寒舍，冰谷也曾在湘總部掛過參議類名義？是位出賣風雲雷雨的能手，綿仲盡其子姪之禮的叩拜家母；我也殺鷄沽酒的請了他一頓家廚便飯。這時，譚三爺和魯滌平已作古人；張八爺也早已爲匪兵俘去，殉職喪生了。綿仲在言談間，似乎他的「長才

」，已是箇在「帝」心，而贏得中樞賞識；我除了裝出贊嘆的神態，又不便說什麼；我記得我曾恭維他「今之劉宴」，轉而想到劉的下場，不免自覺失言；幸而，他正在快意的數說他理財的經綸；大家嘻嘻哈哈裏，倒未被他那挑剔我所說的「語病」。不過，別後，並沒有尺牘往還；再過了一些時候，我得到一份「官差」前往安慶「視導」，綿仲時任安徽財政廳長，他不待我這個「行客」去拜他那個「坐客」，先光顧我所寄寓的來安棧；他說報載我將來安慶，就着人四出探聽，今天得知到我的下落，就趕到這旅館裏來看我。故人情殷，實在令我激動無已；當下，他就要我搬到他的廳長公館去住；我因爲耽擱的時日不多，三天兩天就得離去，便婉言的謝了他的盛意。就在這一天的下午，他又來到了來安棧，邀我去吃晚飯；安慶雖是省會，可是市容不够氣魄；高高低低的街道，不僅不能行駛汽車，就是雙輪的黃包車，也不能暢行無阻；遇到高坡，還得下車步行。廳長的汽車，當然不能開到來安棧門口，綿仲陪着我步行了一段，才坐上汽車直駛財政廳；廳長官邸，也就坐落在廳以內；房子雖不堂皇，倒够寬大。綿仲的太夫人，時正頤養在兒子任所，牽着寶寶孫兒出來；綿嫂仍舊是「寒素」家風，不異當年。

擅理財。存著述

那次的菜，記得是「曹門嫡傳」尹廚子做的；尹廚子，似乎是在幹一個「稅捐」局長；又彷彿說尹局長是來省面陳要公的「述職」之便，廳

長要他來「屈尊」的下廚一趨；尹局長特別賣力，還親來我的面前問好、敬酒；不待說，菜好酒也好，旨酒佳肴，我是醺醺然帶醉回來安棧。長江船夫謠，有安慶有個寶塔王」之句；綿仲自己公務忙，特地請一位誼屬故交，而在財政廳掛個名義，吃點閒飯的湖北朋友帥老兄；陪我上「迎江樓」，在寶塔上層眺望一番。綿仲問明我的行期，隨即，有一位姓盧的江西老表，在深夜，我已入睡後，來到來安棧；說是「奉廳長面示，要我趁奉公去蕪湖處理地方銀行業務，陪我一路結伴，好事照料」；接着，又表白他的身分，安徽財政廳科長。他更詳細的說出：「安慶這個地方，祇有招商局有碼頭；下水船，大概黃昏時分經過，不會多停，次晨方曙，便到蕪湖，到南京當在午飯前，也許，還會早一點」。那一回：盧科長接我上船，居然是大餐間；坐長江船，我坐過另花錢買舖位的統艙；也坐過房艙和官艙；大餐間，是我破天荒的第一遭；而且，並不要自掏腰包；甚矣哉，做官的朋友是不得不有，更不可或無也。不過，我和綿仲，仍然還沒有「熱絡」起來；此後，我和他南北殊途的天各一方；我又重復南走五羊城，可惜却沒有遇仙化去。綿仲在對日抗戰前一些時候，似乎以「孔老板」的借重，一說是「陳果老」的賞識，在財政部主管一署；好像有不少「宏圖」和「雄略」一大套，尤其關於「地方財政」什麼的整理方案；也許在財政部的舊檔案裏，依然沒有陳爛「報廢」。

我曾爲他邀，過他那「漢西門」的寓所，楊伯母似是在安慶的財政廳長官邸棄養？這時，他家

中祇有綿嫂，他那獨生子到蘇州一間教會中學（好像是孔老板辦的）讀書去了，並沒有專任的廚子；綿嫂更腫的舉步維艱；綿仲的左臂，也許是右臂，正在找人按摩。我在他家裏住了一夜，他拿出他那花了不少精力所編訂的類似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的一些底稿給我。綿仲的小楷，頗工整；我送了他一頂高帽子。它的「傳世之作」；接着，我又澆了他一盆冷水，我嘲笑他是他們孔老板的老祖宗那千人所指責的「聚斂之臣」；幸而他並沒和我頂槓，他祇皺皺眉頭，作苦笑狀。那一夜，我倆對酌對談的頗為愉快，似乎？這時，那蘆溝橋的烽火，已是點燃起來了。對目抗戰期間，我曾到過他在重慶對岸南溫泉的「家」，一間磚牆瓦蓋的房子；當然，例有的大吃大喝了一頓。行行重行行，我的人生歷程，真個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這其間：綿仲和我，也甚少互通音問，祇是會晤着彼此相識的人，都會極其關切的作一回詢問；他知道我在教書，我知道他在做官。直到南京撤守，上海淪陷後，三十八年的七、八月間，我在廣州，以「南來教授」身分，受到教育部的款待；其實，我也並不在乎這一款待，我已另有一份大可說來頗為「清高」(?)與「尊貴」(?)的榮銜。一天，報載楊綿仲出任徐堪(可亭)財政部長的常務次長，另一位政務次長是徐柏園，柏園也是老友；便在一次過長堤的當兒，進進了一間樓之上的財政部，拜訪兩位次長，都是因公外出，沒有見到。其時，我下榻一個比楊徐官位更大的朋友之豪華的公館裏；當天深夜，綿仲打電話來說要來看我，我在

電話裏沒說「權駕」；一會兒，他就來到，他說他就住附近；這裏原是廣州有名的高貴住宅區。約定了第二天的晚飯時間，說明了住所的方向和門牌號數；幾幾乎近在貼鄰。綿仲的次長任期不太長，關吉玉(佩恆)接替了徐，他也與徐可亭同其進退；離開了財政部。之後，我在廣州淪陷前一周去了重慶，接着就成成都、雅安跑了一陣；在重慶告緊，成都不安的當兒，我飛到了香港。在一個巧遇裏，我記得，那是周遊子請客；楊綿仲也在座；那回綿仲借酒發瘋的痛罵了作東道主的周遊子一頓。從此，我和綿仲，便不時的常常晤面；那時，我住在九龍；綿仲他住在香港「半山區」一間還算不差的或者毋寧說高貴的住宅，聽說那是搞錢財機關安排，作為安頓有關係而又

雖窮蹙。仍好客

他再三再四的要我過他那裏住；在盛情難却之下，偶爾的我在他客廳裏搭片行軍床住幾天；曹廚子得意的高徒柳胖子(世和)也住在他那裏。我每回去住時，綿仲便要周表姪女(這時已是他的佳兒媳婦，奉翁姑命主持家計)拿點錢，一百港幣或多一點，勞煩柳胖下廚一遭；旨酒、佳客，老朋友在劫後異地快遇；當然，也算是一生難再，而不太多得的爽心樂事。怎奈，綿仲手頭，原沒多錢；儘有的一點錢，多虧一位姓吳的「舊屬」，替他盤算點利息，做日常澆裹。他那好客的習性不改，加菜添菜，果得「巧婦」時苦拮据，不免錢難够用，難為無米之炊。周表姪女在阿

翁責難家用太多，交帳奉算之際，惹發了綿仲的「窮」牢騷；不留情的責難了佳婦一頓。周表姪女也不免苦恨無已的，在：「綿叔，你老太過分了吧」的淚聲中，就離開香港，遠遠的走了。沒多久，綿仲也深感「香港居，太不易」的捉襟見肘的難以再欺下去；比由周子若(德偉)一千故交的安排下，舉家遷來臺灣。我來臺灣，比他要遲後三五個月；我，大概是民國四十年一、二月間到臺灣的。這以後：直至綿仲之死，民國五十四年四月八日夜，整整十多年的一段時間；才算是我倆真個「推心置腹」之「傾心快談」的彼此以真面目，絕不戴上「虛偽面具」的，吐露衷曲而開誠相見，用不着爾虞我詐之真正够朋友的一段時間；既無相與為利，更無相與為害；彼此之間，絕無任何「作用」，逞其「機心」什麼的運用的我住在郊區，每回入市，定必抽出一點時間過綿仲的泰順街住處聊聊；有時，綿嫂背着綿仲向我挪點小菜錢應應急。我一定要將這樣的一個歷任許多財政廳長和財政部相當職位的，也就是在「錢堆裏打過滾來」的人，竟然，「一寒至此」的窮況，寫將出來；並世而論：楊綿仲，該算得上是一個「蓋世無雙的清白吏」吧！我對綿仲，嘗笑他幹了一輩子的「財」務官，祇不過逞其「聚斂」之能事的「徒然作嫁」。說實在的，我壓根兒不贊賞楊綿仲的理財能幹，什麼整理國稅的方案，什麼地方財政的規畫，和許許多多有關於務行政之建議、條陳那一套；那祇不過盡榨克能事的：問架、炭山、酒榷、女閩類一套聚斂花招而已。(未完)